

山中青春记忆

□ 马力

五十多年前，很多城市的中学生出了校门，到山西插队。

和顺县的松烟镇，有个七里滩村，来过知识青年，全是天津的，足有二三十人。这数儿，不算少。一个小山村，一下子添了这么些人口，得紧着张罗。

村支书叫李招羊，是位老英雄。早先，日本人把和顺占了七年多，他领着民兵，扛着几杆土枪，凭着阳曲山的险势，打起了游击。解放了，他带着乡亲们，在乱石滩上垦荒筑堰，硬是造出粮田。汗珠子日头底下滚，谷子亩产破了全省纪录。丰产模范农业社的荣耀给了七里滩，大伙那个快活劲儿，就不用说了。李招羊也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

这样一个人，会对知青的冷暖上心。城里来的孩子进了村，总得有地儿住，安了新家，心里才稳实。李招羊拍了板：腾出生产队的办公楼，让他们往里搬。初见世面的少男少女，心头热了。

这座三层砖楼，可不简单，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的。李招羊带着全村人照着图纸干，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真是玩了命。花了三年工夫，楼建成了。这样的小楼，在全乡也是独一份。那可是上世纪50年代呀，容易吗？到了老李这儿，没有办不成的事！那个年月，不是谁都能住进这样的集体宿舍。我从小去了黑龙江。我们那里，就没这个条件：夏天，往马架子上——用林子里砍来的树枝搭的窝棚；冬天，才会搬入盖了火炕的草房。北大荒的暴风雪一来，冻得人受不了。要是待在马架子里不走，够呛！

七里滩的知青有福气，遇上了一位好支书。

多少个风晨雨夕，凡是知青的事，全挂在李招羊心上。知青们也敬重这位老革命。大伙儿跟着他，抡锄扛，挑担杖，耙田耨土，挖沟凿渠，干得那叫一个欢！长长短短的日子给人生了底，这群孩子长大了，往后，再没有什么能难住他们。幼苗成了树，李招羊眼角的皱纹，乐开了。

似水流年，谁也敌不过。知青走了。楼，空了。



知青山庄 刘运泽 摄

来了一位，邯郸磁县人，看中太行山西麓的这栋旧楼，着意修缮。动过一番土木，楼的外形不改，剥蚀的泥墙抹了灰浆，蔽去残迹。分间列置床具，窗垂帘，室悬帷，供人止宿，名曰“知青山庄”。

这楼，紧靠道边。环围的农舍大多低平，衬出楼体的高。墙身覆着大片爬山虎，绿茸茸的。不老的颜色，放出青春的光。

入楼。就一时的感觉说，不土。那会儿盖楼，学苏联。苏式建筑，挑高不低，站在天花板下，脑瓜儿顶不压得慌。料也好，粗木大石，造起的楼，结结实实。庄稼人干起活儿来，不惜力，不取巧，要不，挺不到现在，早完了。

楼道里，一个人没有，真静呀！历史亮出一个小小的缺口，一条看不见的路，引我魂返苦乐年光。噤，噤，是我的脚步的轻音。我回到了从前。我的心，颤动了，揪紧了。远去的气息，声响隐隐地传来，一串欢笑，一阵哭泣，一片低语，一丝叹息，近了，更近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生命经验印满苍老的脸，我的神色里如果流露无法掩饰的伤感，它的来源只能是那个逝去的年代。

楼外，几排院院。房顶盖着发红的石板，显出了田家的美。山中石头，有的是，采来，磨平，从横脊斜着一块一块往下铺。铺妥了，不怕漏雨，比铜瓦强。

北边有一座戏台，顶子就是照此弄的。正是爱唱爱跳的年纪，知青们大概登台过。自编自演的节目，都从农村生计中来，叫人欢喜得不行。山乡度日，玉米、谷子、高粱、大豆、山药蛋，他们吃过；推刨、镰斧、连枷、铁筛、箩筛、风匣、筐筛、灶、瓦瓮、蒸笼、压菜砣、河捞、面擦子、绳拐子、驴鞍子、骡裹膝、切草刀、点种机、米碾车，他们用；《太谷秧歌》《绣花灯》《楼台会》《割青菜》《打樱桃》《卖豆腐》《缝小衫》《洗衣计》《卷席筒》《挑女婿》《送嫁妆》，他们看过。社火的热闹，更震着心；吹奏的乐器声里，龙灯、旱船、高跷、背棍、霸王鞭，舞出一派喧腾，好不红火！绸带毵条，彩光飘闪，锣鼓点却是不乱的。喊呀，蹦呀，笑呀，全为了迎福运，庆丰年，贺喜事。山西梆子腔曲美，剧目多，连台本戏一出一出，知青们演不来，本县的台台小戏倒能学两口。生活底子这么厚，扯开嗓子，浓浓的太行

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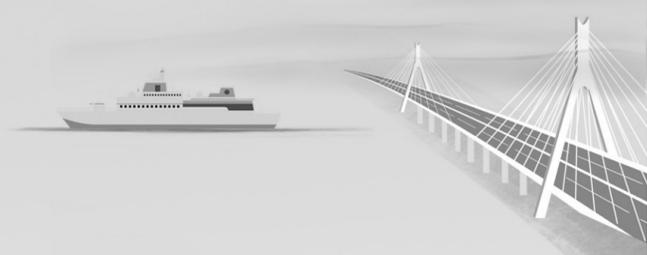
有的知青回来过。人老了，摩挲之际，还能找见老屋的旧影吗？出了楼，我悠悠地吐一口气，好像刚从很远的地方归来。上山下乡，是影响了一代青年命运的运动，它给这座小楼留下了意义。在中国，承载这种意义的建筑，很多。

门前种着几棵核桃树。炎夏之日，不可辜负的是带来清凉的绿荫。我拉过矮凳，坐在树下，朝楼前新剪的草坪默望。别看一声也不吭，心却静不下来。我想起许多东西。过往的人和事，霎时浮到眼前，中间却隔着世纪的门槛了。时地迢遥，岁月的烟云到底掩不去熟悉的音容，尽管有些渺茫。我的眼睛湿润了。

旁边有个屋子，透过窗子往里瞧，有一些知青没有带走的旧物件：书包、军帽、脸盆、煤油灯、漱口杯、搪瓷碗、铝饭盒……

门上了锁，进不去。心里总像欠点啥。唉，拿钥匙的那位，放牛去了。“共拈笛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明人《牧牛词》里所唱，犹似眼底光影。

这晋冀豫三省搭界处，抬眼是山，望不断的山哟！



海虹传奇

□ 叶艳莉

滚滚长江东逝水，奔流入海，在入海口的南面形成了一个喇叭形的海湾，这便是“杭州湾”了。湾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湾南，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甬台温等地区。杭州湾如同天堑，分隔了两岸，阻碍了交通，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大桥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了许多人心中的梦。

梦是美丽的，但实现梦想谈何容易。杭州湾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水文情况复杂，潮差大、潮流急、风浪大、流向乱、冲刷深、滩涂长，下面还埋藏着大量的浅层天然气，对施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下建造超长跨度的大桥，没有先例。有人说：“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架桥，且规模之大在世界都没有先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也有人：“要研究的不是可行性报告，而是不可行性报告。”然而，更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历史不会忘记我们，我们不留历史的遗憾。”

2003年，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2008年，大桥通车运营。北起嘉兴市海盐枢纽，上跨杭州湾海域，南至宁波市甬东枢纽立交，一条混凝土用量相当于再造8个国家大剧院，钢用量相当于再造7个“鸟巢”的钢铁长虹，蜿蜒36公里，以恢宏的气势，书写了注定载入史册的传奇。

它，曾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跨度在当时已建和在建跨海桥梁中位居第一。

它是当时世界上建造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之一，250多项技术革新、

九大系列自主核心技术，施工工艺和技术难度曾创下多个“世界之最”。中国的建桥事业，从此由江河时代走向海洋时代。

它，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观高速公路”，在设计中首次引入了景观设计的概念。

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不但使长三角的交通格局出现了质变，也催化了环杭州湾的产业大变局，打开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人文密切互动的新格局，为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发展注入了活力。

车行桥上，如同穿越在彩虹之中。自南向北，大桥的护栏采用了彩虹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每隔5公里变换一种颜色，在辽阔的海面上分外亮丽。数着彩虹七色过桥，单调的行驶也变得有趣起来，有效缓解了驾驶时的视觉疲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桥随角度不同变化着姿态。从平面看，借助西湖苏堤“长桥卧波”的美学理念，“S”形桥型在海天之间优美地划过。从立面上看，大桥如微波荡漾，上下起伏，在南北航道的通航孔桥处又各呈一拱形，具有起伏跌宕的立面形状。在大桥中央，人工海上景观平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海天一洲”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栖息在浩瀚的海面上。登上高145.6米的观光塔，跨海大桥及两岸美景尽收眼底。踏上全透视玻璃桥面的海上高空玻璃走廊，恍恍惚惚，仿佛成了“凌波微步”的海上仙子。

弄潮儿向潮头立，敢教日月换新天。壮哉，杭州湾跨海大桥！美哉，杭州湾跨海大桥！

祥云飘来白马井

□ 张炳吉

白马井是个井、是个老井，也是一个镇、一个古镇。

翻开白马井老街下面的石板，可以看到中国东汉时期的海滩，那里那时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相传，那一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部来此开垦时，因军中淡水告急，十分焦灼。此时，伏波将军的白色战马突然奋力高举前蹄，硬是在沙地上踏出一眼清甜的泉水。将军大喜过望，遂修泉为井，并名之“白马井”。从此，这块荒僻之地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炊烟，有了渔船，有了房舍，有了祠堂。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海风吹拂了将近两千年，但这块海边的沙地依然叫作“白马井”。

白马井地处海南岛西海岸，西濒壮阔的北部湾，东部、北部毗邻狭长的儋州湾。儋州湾虽然给人们带来了舟楫渔鱼之便，但也活生生地隔绝了白马井与其北部、东北部的陆路往来，不仅把308省道断为两截，还逼通315省道到此断头。历代白马井人饱受无路之苦、行路之难。新世纪前后，白马井天降吉云，洋浦大桥、春马大桥两座特大型桥梁宛若两道彩虹，从儋州湾的北部、东北部跨海而过，齐刷刷地飞来，对接了两条省道，贯通了海南的南北西东。对白马井人来说，海，从此不再遥远；路，从此不再漫长。在他们眉梢上的喜气还在洋溢的时候，环岛西线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口，环岛西线高速铁路白马井

站正式启用，海南西部机场在附近开工建设，还有输气管道线路、电力线路、通信线路、网络线路、海上航线，一条条、一道道，各色各样的“线”通过海、陆、空，正在把古老的白马井与中国、与世界各地紧紧地联结到一起。

白马井地处热带海滨，海面上那点点渔船，海岸边那随风摇曳的椰树，还有那四季绿遍天涯的芳草和盛开的三角梅，蓝得透明的碧空，清澈碧绿的河水，让人“一枕烟波梦也清”。久住白马井，外地人常常优哉游哉，乐不思蜀，甚至在梦醒时分四顾自问：今夕何夕？

白马井如诗如画的风光、清新怡人的空气、醇厚质朴的乡情，吸引着内陆一批批“候鸟”前来度假休闲，颐养天年。于是乎，一个个新建楼盘在白马井滨海大道一侧如同腾起的爆竹，一个接一个地拔地而起——“重庆城”“海阳城”“西海岸”“澜铂湾”……摩天高楼、中式小楼、西式别墅、绿意盎然的庭院、宽阔敞亮的商城，组成了白马井镇的新社区。

工地上的胼手胝足，工厂里瘦怯忙碌的身軀，渔港上黝黑的脸庞，店铺里温情的微笑，骑着“挎子”奔跑的妇女……今天，白马井人还在昼夜苦干，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个古气磅礴又崭新靓丽的白马井、一匹威武雄壮的白马必将雄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

倘若伏波将军有知，面对沸腾的小镇，面对小镇辉煌的未来，也该感到惊讶和慰藉了吧？

本版插画 王超

禅话紫砂壶

□ 王殿才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文豪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见过山，走过水，食尽人间五味，最终却只想选择阳羡（今江苏宜兴）终老，遂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之句。

宜兴，不光溪山好，还有另一宝物，让玩家们痴迷千百年。这，就是紫砂壶。

人们一说到紫砂壶，自然与宜兴脱不了干系。一点不错，紫砂壶必以宜兴为正宗。宜兴，不愧为名副其实的陶都。

茗壶，茗壶，究竟是先有茗，还是先有壶？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谁要是不厌其烦，可以去追溯一番。从四五千年的玉文化，到两三千年的青铜器文化，再到紧随其后的陶瓷文化，人们都能从祖先曾经使用的生活器皿中，找到壶的影子。真

正的紫砂，大概在北宋就可以烧制，大文豪梅尧臣与欧阳修，在其诗文中就已经提到“紫泥”“紫瓦”，而苏轼则让“东坡提梁壶”名传了千载。至于茶，我们这个“食草”民族，差不多七八千年前就开始驯育稻米，到陆羽手头上已经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茶经》，由此把茶饮文化推向人类情趣与审美的新高度，也使茶与禅、壶与佛交融辉映到一个新境界。

由于紫砂壶不同寻常的品性，即泥的五色、砂的通透，其泡茶“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更由于历朝历代，那么多的工匠与文人尤其是大师们切磋如切，如琢如磨，紫砂壶艺至善至美，成为集造型、雕塑、书画、诗文、金石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典范，成为供人“品与赏、用与玩”的大雅之物。

溯源追本，紫砂壶始于宋，兴于明，成于清，鼎盛于当代。明清嘉靖、万历的“四大家”，虽雏形已定，但仍属粗糙；其后“三大家”，则形质飙升，朴

拙生动；延至清三代及其之后的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则器形艺术渐入佳境，且求变求新，蔚蔚然欣欣然。清末民国，国运颓废，强虏欺凌，紫砂壶无论产与艺皆遭厄运，乃至国人世代留传下来的佳作稀品，也被侵略者如强盗般掠夺劫掠而去，难以保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特性，人们对紫砂壶这种带有贵族“慢生活”气息的雅器不太在意，不太讲究，甚至也不很主张，尤其是“文革”中，其被当作“四旧”看待，更遭惨运。就这样，紫砂壶一路走来，也算沉沉浮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趣味追求越来越多样化，由此掀起紫砂壶的新一波收藏热，也推动了当代紫砂壶行业的风潮。

当下的宜兴，靠紫砂营生的从业人员达10万人之巨，可谓盛况空前。在我看来，其制作主力军，当是中生代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师们。这茬人，年龄多在40岁至50岁，年富力强，正是出精品的岁数。他们赶上了好辰光，国家和各级政府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更注重非遗传承，他们获取知识、信息与技艺均十分便捷、充分，其制壶技能和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中，有的短短二三十年下来，出手的经典茗壶品质，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前辈大师。我认识好几位这样的人物，袁梅英就是其中之一。

袁梅英，生于1974年，18岁拜师学艺，师从朱可心第一代入室弟子史志鹏，并得徐汉棠多年悉心指导。她一心扑在紫砂壶的手工艺制作上，坚持不带货，尽量不参加不必要的应酬，所以心境若禅。她以制作光壶见长，尤擅明清以来的经典紫砂壶器型。其工艺之精湛，主要体现在器身之饱满、线条之圆润、点线衔接过渡之精准细腻，无论是整体“开门”，还是

组把盖咀及内外印章细节，几无一丝毫可挑剔之处。用她自己的话说，有时她会坐在台桌上，敲拍击打，捏揉刻画，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一二个小时，甚至丈夫站在身后半晌，她也全然不知。她的用心和投入，已到忘我境界。我曾到过她的工作室，小半间屋子，不到10平方米，台桌简陋，特别是那张绑着绳结的竹椅，要比人们正常使用的矮小一点，上面还覆了一块旧布垫，再普通不过的作坊场景。虽然墙上有台壁挂式旧空调，但她却说，不管什么季节，再热再冷，做壶时也不能开空调，因为冷热风一吹，接片就会开裂，壶身也可能变形。而当你真正全身心投入其中，也就根本感觉不到天气是冷是热。听着她轻描淡写的述说，再看看她那将近一米七的个头、壮实厚实的腰板，加上那高声亮气的嗓门、整天乐呵呵的派头，懂行识货的人，一眼便知她的“实力”。都说，有实力，才有气势。她是既有实力，又有气势，连她的师傅等其他大师们，托着她的作品，左看右看，也禁不住常常咂嘴称赞。

我曾当着几位中生代师傅的面，大言不惭地对他们宣示：你们这代国工级人物，千万不可妄自菲薄，要有文化自信，要相信自己出手的一件件精品，不逊色于前辈的作品。

我曾非常用心地将明清经典茗壶的图文资料与现在这批国工级老师的作品进行一一比对：同样的石瓢、井栏、西施、秦权、仿古、德钟、莲子、如意、四方，包括掇球、提子、僧帽等，不仅器型上无可挑剔，而且，细节和精致程度以及泥料转练、沉腐上都有过人之处。真正让我生忧的是，随着科技进步，乃至3D打印成为一种替代，甚至渐渐抹去人工与机器的区别，会不会令纯手工制壶成为历史概念？



紫砂壶与茶 图虫创意 供图